

绕不过去的康德

特约专家 邓晓芒

康德哲学研究在中国,近十年来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,关于康德的学术论文,包括研究生的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。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与国际学术界的大趋势有关。近十年来西方哲学界基本处于思想的低潮,再没有出现可以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相匹敌的大师,虽然有福柯、德里达一帮人的搅局,但后现代主义的支离破碎不足以激发思想的冲动和建构。所以西方近些年来重新埋头于故纸堆的气氛很浓。由此影响到以浮躁为特色的中国思想界,那些“追新赶后”的思想掇客们长期处于饥饿状态,他们翘首以盼的天空中不再掉下新的馅饼,只好也跟着西方人回到西方的古典和元典,似乎还跟国内的“国学热”形成某种互相映衬。现代学术史再一次证明,一味地靠“跑马占荒”式地占领新领地来贩卖人家现成的东西在学术上是没有出息的,没有面对文本扎扎实实地深入研究问题,中国学术永远只能是过眼烟云。另一方面,21 世纪以来康德哲学新译本的陆续出版也为这一拨“康德热”提供了持久的动力。这些新译本(包括我译、杨祖陶校的康德三大批判,以及李秋零的康德著作全集等等)都是从德文原本直接译出,译者都是研究康德哲学的专家,这给当代青年学子深入康德哲学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。而其中最重要的条件,我认为就是其中的术语翻译趋于相对的统一,这促使今天康德学者们的“术语意识”空前地加强,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就更加具有了学术性。当然,术语的统一只是研究的一个条件,具体的研究还得靠研究者艰苦的思想劳动。这里所选出的四篇文章,包括我自己的一篇和听过我的课的研究生(有的已参加工作)的文章,应当说都是近年来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成果。可以看出,我多年来在课堂上以“句读”的形式逐字讲解康德哲学,对我的学生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这种“句读”不是单纯语法和词句上的清理,同时也是思想上的清理。而这种清理也是一种思维的训练,经过这种训练,我认为中国的青年学子决不逊色于任何西方的青年学者。他们不再是跟在人家后面人云亦云的学术贩子,而是独立思考的研究者,他们的观点是西方的同行不能不重视的。我也许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某些看法,但不论是否正确,这些看法是有根据的,可以引起讨论并值得讨论的。而我那一篇关于康德一节文本的句读的文章则是从我的近 200 万字的《康德〈纯粹理性批判〉句读》(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)中抽出来加工而成的,从中可以窥见我所主张的这种研究方式的一般风格。